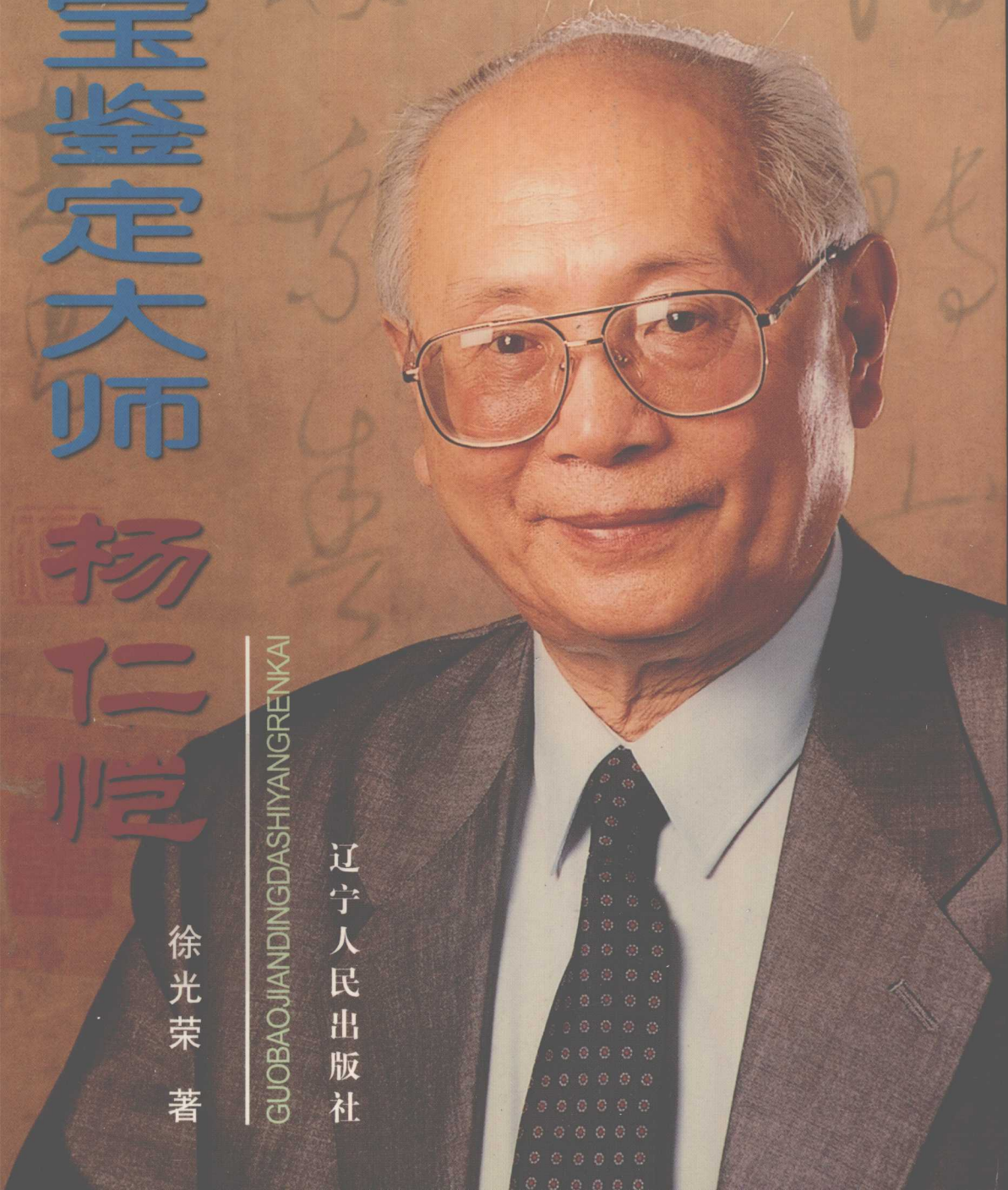


国宝鉴定大师 杨仁恺

徐光荣 著

GUOBAOJIANDINGDASHIYANGRENKAI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宝鉴定大师

杨仁恺

徐光荣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徐光荣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 / 徐光荣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205-05798-1

I. 国... II. 徐... III. 杨仁恺—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947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8mm × 230mm

印张: 24 $\frac{1}{2}$

插页: 9

字数: 317 千字

印数: 1~6 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惠

封面设计: 杨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崔维诚 侯俊华

定 价: 46.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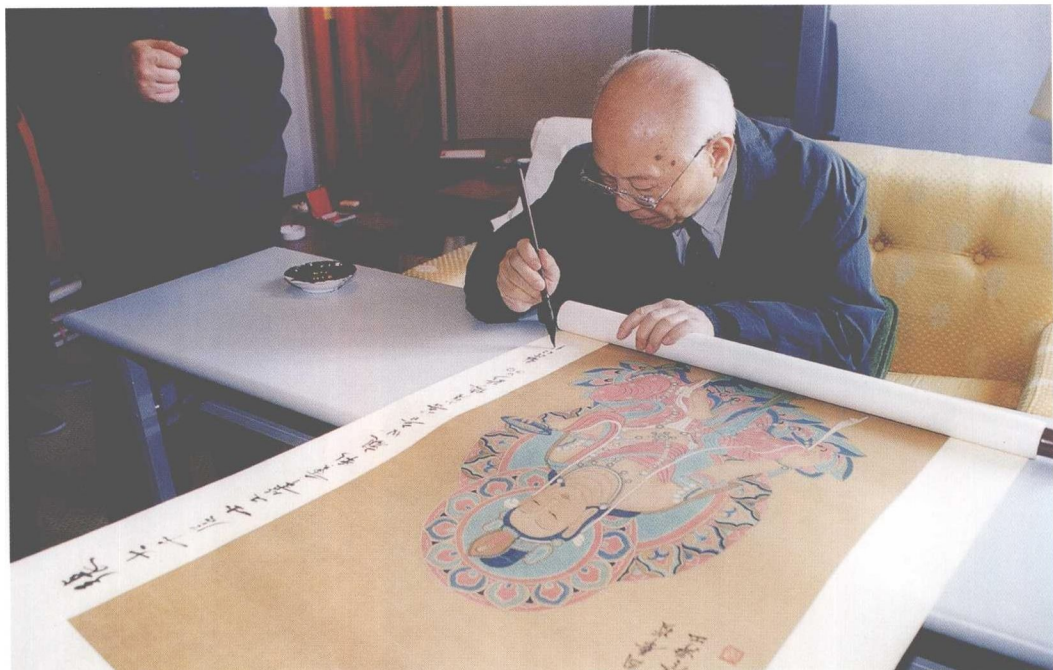
人民鉴赏家 杨仁恺

授予 杨仁恺同志

人民鉴赏家

辽宁省人民政府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日

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杨仁恺人民鉴赏家



杨仁恺在鉴定古代书画



杨仁恺在菲律宾鉴定古代书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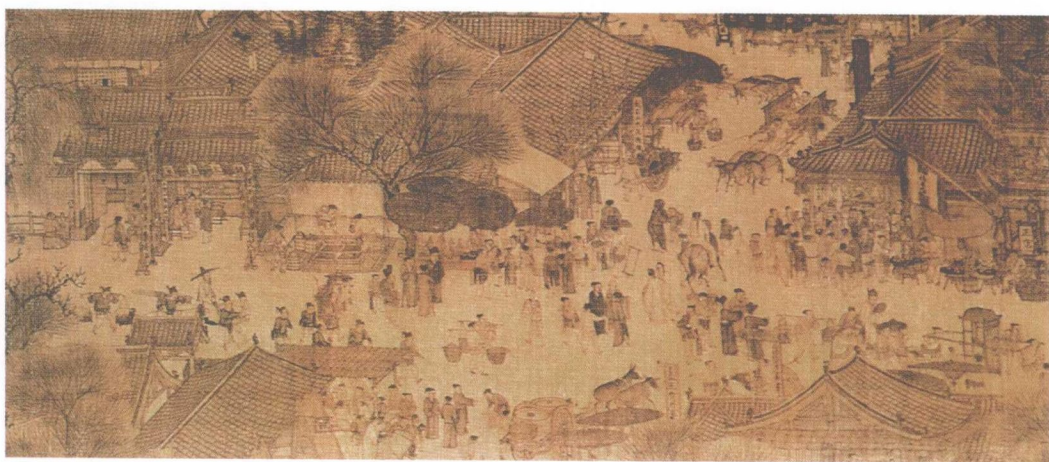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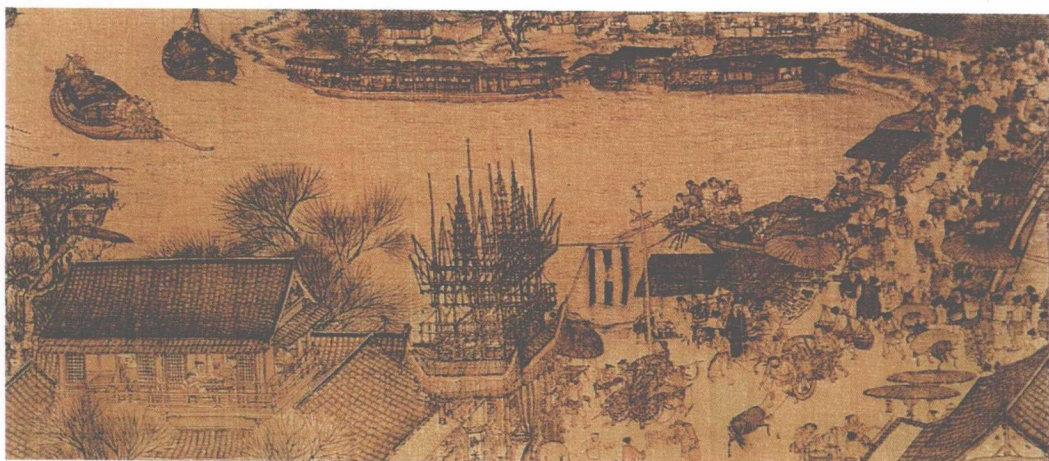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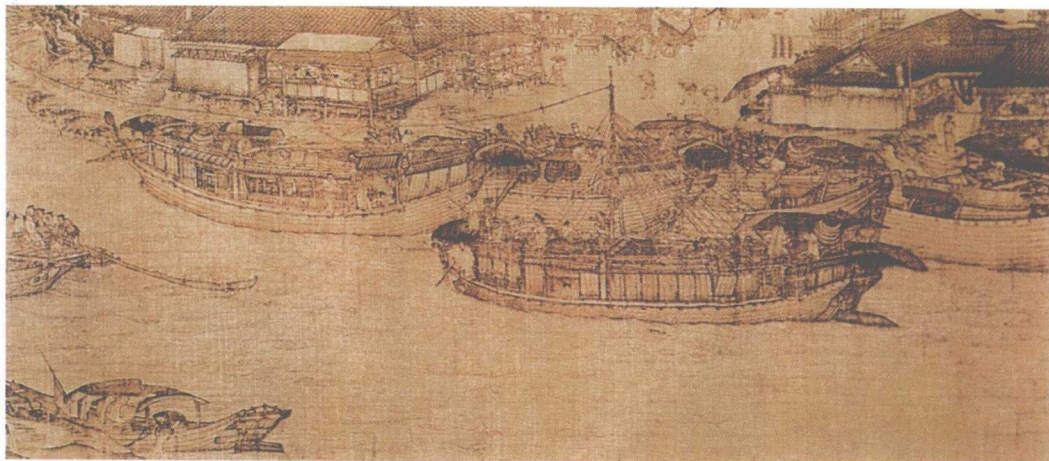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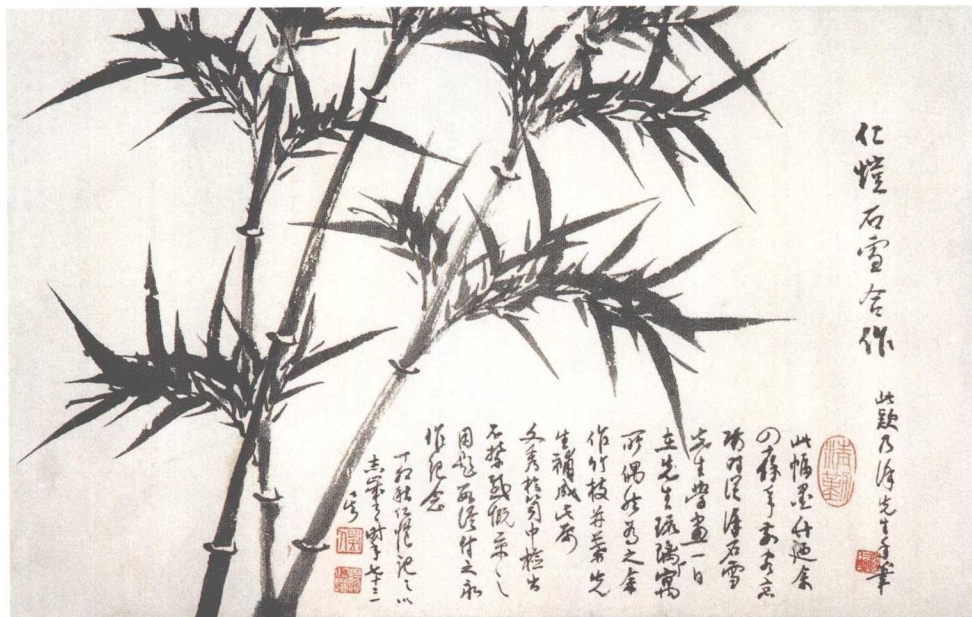
唐·佚名《魏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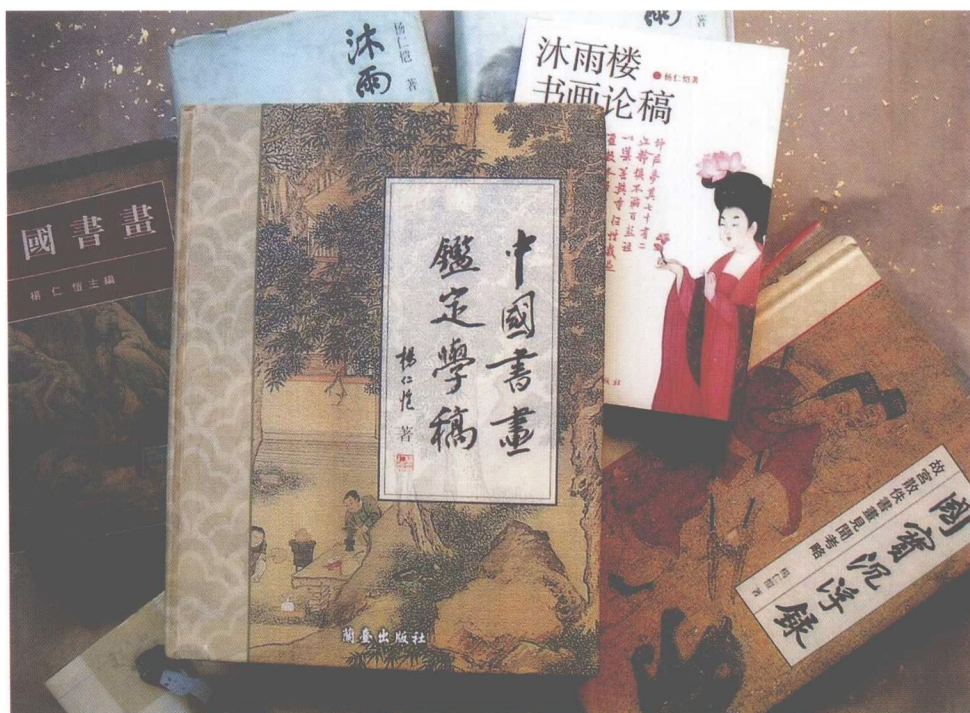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杨仁恺与徐石雪合作的《竹枝图》



闪烁异彩的杨仁恺部分著作

無限居人送弱醒
可憐寂寞五
長亭別物不遇高陽侶
一夜春
寒洒下廳

五七九年暮春偶讀柳宗元集因是以此
作飯之詩

韓風同志補歷

仁愷家書



杨仁愷书

云鹤其姿 松筠其品

——我所认识的杨仁恺先生(代序)

冯 其 庸

我与杨老相识已经数十年了。在我的认识里，杨老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是学界的典范。

今年正值杨老九十华诞，我敬祝他老人家南山之寿，松柏常青。

—

要说杨老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我这支拙笔是说不尽的，但我仍然要说说我心目中的杨老。

我一想到我对杨老的认识，第一感觉，杨老就是一位读书人，是书生，是大学者，是研究家。

过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也是这句话，这回我想换一个说法，但想了好几天，总是离不开这个第一印象，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学者地位是不可更改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牢固的认识？那是杨老等身的著作给我逐年造成的，不是凭空一时产生的。

我读他对唐《簪花仕女图》的一系列文章，我纯粹是把它当作最有深度的学术文章来读的，我只注意他论证一个问题所用的大量史料和他的思辨方法。一句话，我以“唯物”和“辩证”两个方面来衡量杨老的《簪花仕女图》的论文和其他所有的文章。

一篇《簪花仕女图》的论文，杨老运用了多少重要的史料，

从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经济背景，社会风俗，妇女的妆饰，妆饰品的工艺水平，制作原料，服饰和衣料的品名，以及这些服饰衣料生产的工艺，直到画眉，发髻的式样，脸上的傅粉。以及插鬓的花朵，豢养的宠物珍禽，甚至花开的季节和服饰的节令，画工的手法，敷彩的时代性等等等等，还有画家所用的绢素，画件的装裱等所有画上出现的问题，杨老无不作详尽的考论，而且事事有证，详引史实以为论据。我读这篇论文，使我闭目如置身于中唐贞元社会之中。我真敬佩杨老如此的博识多能，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杨老的博览群书，杨老的博学、苦学。



读这篇文章，还引起我的回忆，前些年我在读《全唐诗》时，发现了贞元诗人王涯的《宫词》：“白雪獮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王涯的另一首《宫词》：“一丛高鬓绿云光。官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是贞元中进士，他写的《宫词》当然是纪实，那末诗里的“白雪獮儿”和“一丛高鬓”无异是对《簪花仕女图》的最好的注脚，也是杨老贞元论的第一手有力证据。另外，我还想到我曾在西安的长安县住过一年，我是秋天去第二年夏天回来的，我初以为陕西是西北地区，一定很冷，没想到它的气候竟与江南一样，所以一过春节，就春暖花开，到三月初上巳节，仕女皆竞穿单衫游春，而辛夷花(乡人称紫玉兰)也已怒放。无怪身居辋川的王维有辛夷坞诗，可见这里的辛夷是很普遍的。我无锡老家的隔墙就有一树辛夷，花开时如紫云，所以我在北京现在的居处，也种植两棵辛夷，两棵白玉兰，不过每年开花季节要比老家晚一个多月。由此而看，讨论《簪花图》辛夷的季节和图中人穿单衫的问题，实际上也不成问题，从而更证实了杨老论断之正确。

二

我读杨老《试论魏晋书法和王羲之父子风貌》《隋唐五代书

法艺术演进轨迹》《晋人曹娥碑墨迹泛考》《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贋和年代考》《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关于“史可法书札”的考识及其他》等论文，也深深感到杨老立论，首重历史证据，而其方法是用辩证的方法，普遍联系相关的事物，作缜密而切实的历史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有根有据，而且鞭辟入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他提出魏晋时期是书法的重要演变时期，演变是从东汉后期逐渐开始的，他还指出真书是从西汉时就逐渐开始的，他列举了不少出土汉简的例子。对此我深有同识。我认为实际上在汉隶里就包孕着真书的结构因素，这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木简、简牍、觚、封检，西汉《王杖诏令》册、东汉《居延令移甲渠吏迁补牒》册、《居延都尉府奉例》册、楼兰出土的残纸、木简等都可以看得出来。恰好最近有朋友寄我一件东汉的石刻铭文拓片，其书体已经全无隶书的笔意，基本上是真书，寄拓片的朋友还告诉我，有朋友也提出了西汉已有真书化的问题。我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并且与我上面所举的众多例证是相一致的，这些我觉得都能佐证杨老的论断。杨老还说到章草也是从汉隶中演化出来的，并举出罗布淖尔出土的西汉成帝时期的律令从事、醇酒、薄土三枚木简为例，我认为杨老的见解是完全可信的。我还可举出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西汉墓出土的木牍和竹简，竹简是一篇基本完整的《神鸟傅(赋)》。行笔很快，写得较草，已经具有明显的章草笔意。

从杨老对中国书法演变的论述里，我体会到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①从宏观来说，是时代分明、阶段分明、大篆(古籀)、小篆、隶书、楷书(真书)、行草、各有其流行

注①：秦始皇时代的书同文，是一种文字改革，也有突变的意义，但从大篆简化成小篆，小篆又往往是从大篆中衍化出来，如石鼓文的 (吾)，被简化为，实际上是取大篆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又是渐变。

的主要时代，但是从微观来说，各种字体的产生发展变化，都各有其萌生、成长到成熟流行的过程，也即是渐变的过程，各种字体并不是截然终止也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古籀里边就包含有小篆的部分，小篆里也蕴含隶书的某些法则，而章草又是从隶书中衍化出来，真书也是从隶书中化生出来的，尽管其历程较长，但衍化的轨迹还是清楚的。我国的魏晋时期正是书体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所以在同一时期，诸体并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奇怪，魏晋时期，更是如此。王羲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从时代来说，就是处在这个书体由旧向新转变的时期，而他的真行草，都能领时代之新，继传统之醇。所以他就成为推陈出新的典范。至于在同一个时代里，并存着几种书体，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当真书流行的时代，又流行着行草，这有什么奇怪呢？现在能见到的传为王羲之的书法，不是真、行、草都有吗？至于隶书盛行的时代，仍有篆书存在，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有时为了特殊的文体，为了求古，特意写较古的篆书甚至金文，所以往往碑额是篆书，而碑文是真书或隶书，这是常见的现象。这种书法史上特殊交错复杂的现象，杨老在他的多篇重要论文里，都有精辟的论析，解人之惑、释人之疑。

杨老的这些文章，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然从书法史、美术史的角度看，它又分别是书法史和美术史的专题论文，从鉴定学的角度看，它当然更是鉴定学的专论。

三

在这样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实践基础上，杨老花了极大的精力，写出了他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约60万字，图片数百幅。

我国的书画鉴定，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最早大约可以上溯到两晋六朝。但是千余年来，只有著录和简略的品评，没

有详尽的论证。因为以往的鉴定，主要是靠目验和有关的著录题跋，没有更进一步的科学论证，更没有近现代的科学手段，所以也没有一部专讲书画鉴定的专书，尽管历代著名的鉴家辈出，但却无这方面的专著问世。直至上世纪中期，才有张珩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张珩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鉴定家，他在鉴定古书画方面的权威性是公认的，可惜不幸早逝，这部书是他的一次讲演录，而且还是他去世后经老友整理的。所以从篇幅来说只是一本小册子，但从质量来说无疑是他毕生珍贵经验的总结。然而毕竟被过小的篇幅所限制，不能尽其所能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有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鉴定概论》出版。徐老是书画鉴定的大家，众所公认，本书文字十多万，附图百幅，比张珩先生的书大大扩充了，可以说是书画鉴定学方面的一大跃进。到了上世纪最后一年的10月，杨仁恺先生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出版，全书约60万字，附图数百幅，成为鉴定学方面的煌煌巨著。凡鉴定学方面的有关问题，如时代、风格、流派、款识、著录、题记、印鉴、装裱、流传、收藏、真伪等等，无不详细论述，结合插图，读者更觉亲切，如同耳闻目见。这无疑是书画鉴定方面的一部带有阶段性的巨著。

中国的古书画鉴定已经传承了千余年，从古人到今人，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可惜一直没有系统地整理并加以科学化、理论化。幸而由张珩先生开头，中经徐邦达先生扩大，到杨仁恺先生总其大成，并定名为“鉴定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把中国的古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来建设，这是完全符合这门“学科”的实际的：一是它已经具有了千余年的传承历史，古代和当代的许多鉴定专家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和鉴定经验。“鉴定学”的建立，是对古代和当代许多鉴定家的成就、学识和经验的肯定和综合，并非只是个人的成绩；二是我国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需要鉴定的书画还很多，也包括其他文物，都需要鉴定。当然其他文物的鉴定与书

画鉴定并不一样，但“鉴定学”的建立，对其他古文物方面的鉴定也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是“鉴定学”这个“学科”建立后，还会不断提高，不断地更加科学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还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所以“鉴定学”这门学科也会继续有所发展。

因此，我认为杨老提出“鉴定学”这个概念，写出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和深刻理论的专著，这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贡献，更是对文博事业的一项重要建树。

四

杨老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的《国宝沉浮录》。《国宝沉浮录》是一部专门记载辛亥革命胜利后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取书画珍宝的事。溥仪利用他当时的特殊条件，盗取了故宫所藏的大批书画珍宝，后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洲国，背叛祖国，背叛民族。溥仪又将他盗取的大批珍宝凭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从天津运抵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溥仪又挟宝潜逃，被我缴获。但大批留在伪皇宫小白楼里的书画珍宝，被伪满洲国看守士兵们哄抢争夺以致撕毁和流散。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书画珍宝大劫。

杨老一向关心溥仪盗宝的这件大事，想弄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想尽可能地抢救这批国宝，恰好20世纪50年代初，杨老由政府派往东北调查清理征集这批流散国宝，因而对这次小白楼事件及溥仪盗宝的前前后后有了最深刻的了解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老还为国家抢救了上千件文物，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在仓库的杂品中发现的，原先被作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恰恰是一件后人的画本，经杨老发现真本后，才将这件国宝从杂品冷库中选拔出来重放光彩。杨老还两次在荣宝斋遇到一位从东北来的青年，拿着一包古书画的残卷碎片来卖。杨老竟从残卷中认出米芾《苕溪诗》卷